

前　　言

《威海文史资料》在中共威海市委的亲切关怀和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今天与大家见面了。

全国政协六届三次常委会议指出：“如何加强整理研究，把零散、纷繁的资料加以系统化、专题化，尽快提供给社会利用，就成为我们文史资料工作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课题。”《威海文史资料》就是基于这一指导思想，经市政协决定出版的。它将陆续刊登有关我市的文史资料。旨在为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文艺创作等部门提供参考材料；为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提供教材；继承和发展祖国文化遗产；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服务；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威海地处山东半岛东北端的黄海之滨，隔海与旅顺口相望，共扼渤海门户，系我国的战略要地，且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气候宜人，是国内外闻名的滨海小城。因之历来为帝国主义国家所觊觎。自清末以来，曾先后二次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并被英国强租达三十二年之久，进行政治上的统治，经济上的掠夺，文化上的奴役。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黑暗统治下，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勤劳勇敢的威海人民不畏艰险，不惧强暴，披荆斩棘，前仆后继，与大自然和国内外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创造了惊天地、泣神鬼的英雄业绩。在历次的社会变革与改造自然中，发生过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出现过许多著名的

历史人物。多少年来，我们的前辈不仅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而且在文化、艺术、科技、教育、宗教和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做出过重要贡献，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抓紧把这些文史资料加以发掘、整理，用以教育当世，惠及后代，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责。

我会自一九八〇年恢复工作以来，承蒙各位前辈和各界热心于文史工作的同志热情关怀与支持，为我们撰写和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从而使《威海文史资料》能够与读者见面。藉此机会谨向各位表示诚挚的谢意。为了进一步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开创文史资料工作的新局面，我们殷切期望各级领导、各位前辈和各界人士，继续支持我们把这项工作做好。

由于我们缺乏经验，水平有限，编印仓促，难免谬误，恳望不吝赐教。

威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本公司製造之切紙機器請出廠
門下，本公司所製造之鐵板，已
經好幾種機器，並標有『新嘉坡製造
公司』等字，請貴公司為此。」

（新嘉坡公司總理麥謹立大
印上，新嘉坡總理印）



目 录

英国租借威海卫始末.....	宋协生 刘德煜 (1)
附：《中英交收威海卫专约》 《协定》	
收回威海卫英租地历见记.....	王家桢 (25)
附：《收回威海卫纪念塔记》	
我的传略.....	徐祖善 (29)
英租期间威海卫城里琐闻.....	傅元庆 整理 (33)
威海卫之游.....	《冯玉祥胶东游记》摘录 (37)
三十年代威海学生的抵制日货运动.....	李继安 (50)
建国前的威海发电业.....	孙玉波 梁向东 (58)
我所知道的威海中学.....	张宝山 (68)
威海起义.....	田 荣 (73)
纪念刘公岛起义四十周年.....	李 偿 (83)
刘公岛伪海军起义纪实.....	毕崑山 (88)
解放战争时期的威海保卫战.....	郝云虹 丛 劳 (144)

战斗在古陌岭下的一支武工队……………牛鹿山(153)

蒋军进犯威海卫市的战事回忆……………李慕宣(167)

(附录) 威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征稿启事……………(173)

威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征集文史资料参考提纲……………(175)

英国租借威海卫始末

宋协生 刘德惺

在威海海港附近的三角花园内，巍然屹立着一座纯白大理石纪念塔，这座纪念塔建于一九三一年，塔呈三棱锥形，高三十二呎，上部正面刻着“收回威海卫纪念塔”八个魏体大字，下部正面刻有“收回威海卫纪念塔记”。这座引人注目的纪念塔，是中国政府特别是威海人民争回领土主权的标志，也是英国帝国主义在威海实行殖民统治三十二年的历史见证。

英 国 强 租 威 海 卫

蓄谋日久 威海卫地处山东半岛东北端，北与旅顺口遥相对峙，共扼渤海门户，形势险要，是我国北方军事要地，很早就引起英国的注意。早在一八一三年（清嘉庆十八年），英国皇家海军的阿里斯待号快帆船和里拉号单帆船曾在港内停泊，观察威海卫的形势。一八三二年（清道光十二年）七月，英国东印度公司间谍船阿美士德号，又来威海卫港湾侦察、测量了一天，掌握了海口、航道、刘公岛及港湾沿岸形势等大量情况。

一八九五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同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及《马关条约之另约》，除赔偿巨款，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外，还增

开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军队驻扎威海卫。西方列强见清政府如此软弱可欺，便趁火打劫，在中国境内展开了划分势力范围的激烈竞争。

一八九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继德国占领胶州湾，沙俄租借旅顺、大连之后，英国政府见有机可乘，便急不可待地以与沙俄保持均势为借口，训令其驻华公使窦纳乐向清政府提出租借威海卫的要求。窦纳乐宣称：俄以旅顺为军港，则对于中国异常危险，惟有以威海卫租与英国，庶足以制俄之跋扈。明明是借机实现其蓄谋日久的占据中国领土的野心，却以“制俄之跋扈”为由，向清政府伸出了强取之手。不仅如此，英使还频繁活动于日本（当时尚驻军威海卫）和德国（当时已经占领胶州湾）之间，争取日、德两国的默认和支持。当时清政府欲以威海卫尚为日军占领为由，拒绝英国的要求。但英国对威海卫早已馋涎欲滴，非租不可。其驻华公使窦纳乐，一面直接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致书交涉，表示英国情愿为中国垫付赔款，要求日本从威海卫撤兵；一面致书清政府，蛮横地进行威胁：“倘中国能毁俄借旅顺之约，则英国可不租威海卫。”当时，日本同样敌视帝俄，因而对英国强租威海卫也表示赞同。软弱无能的清政府，不敢抗拒英国，只得答应其租借威海卫这一无理要求。

强签租约 一八九八年六月，清政府派出庆亲王奕劻、刑部尚书寥寿恒，与英国公使窦纳乐谈判。清代表提出刘公岛之西半部陆地由中国管辖，但窦纳乐秉承英国政府的旨意，对清政府的要求丝毫不让。而清政府不敢据理力争，于同年

七月一日同英国政府正式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议租威海卫专约》。这纸专约的全文如下：

今议定，中国政府将山东省之威海卫及附近之海面，租与英国政府，以为英国在华北得有水师合宜之处，并为多能保护英商在北洋之贸易。租期应按照俄国驻守旅顺之期相同。所租之地系刘公岛并在威海湾之群岛及威海全湾沿岸以内之十英里地方。以上所租之地，专归英国管辖。以外在格林尼址东经一百二十一度四十分之东沿海暨附近沿海地方，均可择地建筑炮台，驻扎兵丁，或另设应行防护之法。又在该界内均可以公平价值择用地段，凿并开泉，修筑道路，建设医院，以期适用。以上界内所有中国管辖治理此地，英国并不干涉。惟除中英两国兵丁之外，不准他国兵丁擅入。又议定，现在威海城内驻扎之中国官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惟不得与保卫租地之武备有所妨碍。又议定，所租与英国之水面，中国兵船无论在局内局外，仍可享用。又议定，在以上所提地方内，不可将居民迫令迁移产业入官。若应修筑衙署，筑造炮台等官工须用地段，皆应从公给价。此约应自画押之日起，开办施行。其批准文据，应在英国京城，速行互换。为此，两国大臣将此专条画押盖印，以昭信守。此专条，在中国京城缮立汉文四分，英文四分，共八分。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

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七月一日

大清国 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硕庆亲王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刑部尚书寥

大英国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襄

不久，清政府和英国代表，在刘公岛西海岸（黄岛）举行了交接威海卫仪式。当中国的龙旗落下，英国的米字形国旗升起时，在场的中国人都低头不语，英国人却雀跃欢腾。当年参加过交接仪式的中国福济舰水兵苗秀山说：“当我们把落下的中国国旗带到舰上时，许多水兵难受地说：‘眼看着威海卫被英国人占领，心里比送大殡哭灵牌还难过啊！’

扩大租界 《中英议租威海卫专约》签订后，英国即派员来威海卫划租界。在此之前，英公使窦纳乐就向清政府发出照会声称：现有本国副将路易斯至威海卫查勘地面，请总署咨行东抚，出示晓谕民人，于英员测量威海地面，勿得阻挠，其树立标记，不得损坏拔除。对窦纳乐这一无耻的训示，清总理衙门竟唯命是从，迅即电告山东巡抚，要其派员偕同并妥为照料。

关于划界范围，本来《中英议租威海卫专约》中已有明确规定，即三十三华里的范围，而英国勘界官员却无视专约的规定，一味地向外扩张，甚至竟扩到文登、荣成两县境地。对英国这种违约行为，清政府于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日曾责成山东巡抚袁世凯详审地势，据理力争。但英国根本不把中国政府放在眼里，依然按照他们的意图行事，将界线扩划到东自大嵒头村东北之海滨，南至草庙子，西至马山嘴。从起点至终点，所划之弧形线，全长一百五十华里。不仅如此，还要在沿海或内地择地建筑炮台，驻扎兵丁。由此可见，英国并不以强租威海卫扩大租界为满足，而是企图将威海卫以外的内地据为殖民地。清政府当时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并多次与英国驻华公使交涉。几经周

折之后，英国才勉强放弃在内地筑台驻兵的打算。但在沿海一带，仍获有大约一千五百平方英里的使用权（后来因未发生重大军事事件，故英国没有完全经管），成为英国人管辖之地。威海卫及附近沿海一带，从《中英议租威海卫专约》签订那天起，就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了。

威海人民奋起抗英

同仇敌忾 富有爱国主义和民族斗争精神的威海人民，对英国帝国主义的仇恨由来日久。早在英帝强租威海卫之前，英国传教士就以传教为掩护进行隐蔽的侵略活动。至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他们在侵威日本军队的支持和怂恿下，又强占民房，兴建教堂，并公然要威海地方当局对他们进行“保护”。威海人民对他们的强盗行径极为愤恨，当时曾有七百多名群众自发地集合起来，撕下官府的告示，将英国传教士的住所紧紧包围，用石头、砖块将其门窗和屋瓦砸碎。在英国强租威海卫的消息传出后，饱受帝国主义蹂躏的威海人民义愤填膺。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狗（指日帝）扒地，鹰（指英帝）吃食，老毛子（指俄帝），干生气！”

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初，英国陆军头目鲍尔奉命来威，“拟要募民千名充兵”，建立“中国团队”（亦称中国旅、华勇营），企图以此加强对威海人民的殖民统治。《中英议租威海卫专约》中，本无准许英国招募华民充其兵额的规定，鲍尔违约行事，于一八九九年建立了华勇营（当时有六

百多人，后来达到一千三百多人），威海人民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并积极酝酿和筹划开展抗英斗争。

狠砸界石 英帝国主义在强扩租界范围遭到反对后，一时尚不敢划界埋桩，就不断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派出得力官员协助他们，妄图以此转移群众愤抗的目标。清政府派出的协同英国人在威海境内勘界的官员深感众怒难犯，也不敢贸然行动，直到一九〇〇年四月上旬，中英官员才开始进行划界埋桩。

四月六日，清政府办理威海卫事宜委员严道洪、林颖启，烟台道李希杰和委办威海洋务委员候补知县程培清、文登知县陈景星，以及当时威海劣绅王承沛（慰农）等，偕同英国驻威办事大臣铎沃德所派之沙巡查，带领二百多名步兵（其中多为英国在威海招募之华人组建的华勇营士兵）和十多名骑兵，向鹿道口村西北之马山嘴奔去。当他们走到鹿道口村东时，就遇到数千名愤怒示威的群众。英国官员见状不妙，就向南乡奔去。哪知，威海南乡人民也掀起了抗英怒潮。这天上午，西武林村教书先生于冠敬和孙家滩村知识分子孙义清等，正在道北店村主持召开上万人的抗英大会。大会刚刚结束，于冠敬等便率领群众向卧龙村附近奔去。这时，英人已在卧龙西北山后坡、西泊、庙西头、东南河沟崖等处，埋上了刻有“大英租界”字样的界石。群众见了怒不可遏，大喊：“砸烂鬼子碑！”抡起镢头、大锤向界石狠狠地砸去。接着又高喊：“找鬼子算帐去！”一齐冲向卧龙东山。沙巡查见情势危险，立即命令英兵开枪。群众听到枪声，毫无惧色，继续往上冲，包围圈越来越小。这时有两名农民被英兵打死。

群众见此更是火上加油，喊声震天，勇敢地追击英兵，战斗异常激烈。

正在这时，陪同英人埋界石的清朝地方官员来了，有的坐着轿子，有的坐着“爬山虎”（双人抬的坐椅），好不威风。群众见了一拥而上，将他们团团围住，怒喊：“卖国的家伙赶快滚出来！”坐在轿子里的官员，吓得面无血色，浑身哆嗦，龟缩在轿子里不敢出来。群众对这些卖国的洋奴早就恨之入骨，“砸轿子！打卖国贼”的喊声彼伏此起。站在轿前的几名群众拖出了轿里的官员，把轿子打翻在地。此时，文登知县陈景星赶来，看到他的上司那幅狼狈相，生怕群众打到自己头上，便跪在烂泥地上直磕头，请求群众饶恕。在群众惩罚地方官的时候，沙巡查乘机向东南乡逃走，陈景星也趁群众追赶沙巡查之机搀着烟台道溜走了。

痛击英军 在于冠敬等率众砸界石的同一天，威海东南乡也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英斗争，领导人是江家口村武秀才刘荆山。刘为人正直，刚毅勇敢，有一身好武功，深受当地群众的爱戴和拥护。当英国驻威办事官把征收钱粮的告示贴到孟家庄一带时，刘荆山就串联本村武秀才江正己和北虎口村农民谢仁山，共谋抗英大计。他们原来决定利用碑口庙会日——夏历四月十五日举行抗英大会，并向各村发出了通知。当他们得知英国人又来埋界石时，便改变计划提前行动。

当时，东到泊于家，南到草庙子，北到沟北、皂埠村一带，大约有一百五、六十个村庄，都事先接到刘荆山等人的鸡毛信。四月六日这天，这些村庄的群众，还有文登、荣成边界的一些村民，都相继赶到碑口庙参加抗英集会。这时的碑口村人

山人海，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大会一结束，刘荆山便亲自把碑口南山的一块英租界石砸碎。接着又带领群众沿英国人埋界的路线前进，直到太平顶，把界石统统拔掉砸碎。

次日拂晓，刘荆山又在碑口庙外集合抗英群众向东进发，追击英军。队伍刚过临泉河，就看见一个清朝官员骑马而来，后面跟随着大批清兵。群众将他们挡住后，江正己立即走上前去高声宣读了他夜里写好的《请愿书》，递交后又痛斥了清朝官吏的卖国行为。那个官员无言以对，便灰溜溜地率队而去。刘荆山认为先对付英军要紧，然后再找这个卖国贼算账不迟，于是又率领群众继续东进。

驻扎在马井泊东河套的一队英军发现愤怒的群众蜂拥而至，急忙向垛山顶逃窜。正在垛山顶指挥埋界石的沙巡查兽性发作，竟下令向群众开枪。被激怒了的群众毫不畏惧，继续向垛山顶猛冲。刘荆山冲在最前面，一个箭步跳到沙巡查跟前，踢落了他的手枪，又一个扫蹬腿把他撞倒在地。邓家店农民于云奎迅速拣起手枪将沙巡查打倒。群众见英军头目被打倒，冲杀得更加凶猛。农民周贞德在夺下敌人一支手枪交给别人后，又去夺枪时中弹牺牲。农民唐庆举被敌人刺中腹部，鲜血直流，仍同敌人搏斗，终将一个英兵打倒，他自己也因失血过多而死亡。江正己施展武功，接连打倒了几个敌人后也英勇牺牲。宋家店农民杜老仓作战勇猛，牺牲前他一人就撞倒了三个敌人。刘荆山一直冲杀在前，最后敌人集中火力向他射击，这位深受群众尊敬的抗英领袖，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群众见刘荆山被杀，怒火万丈，高喊着“为刘荆山报仇”的口号向敌群冲去，英军被迫四散而逃。接着，群众又

将清政府派来的官员围困起来。直到山东巡抚调来救援的三营清兵赶到，才撤了下来。

这场抗英斗争，给英国殖民主义者以沉重打击。英国公使窦纳乐，在事件发生后宣称：该处民人聚众，往攻英国勘界之营，有武官一员及兵丁四人被伤，民人被枪毙者三十名。在这场斗争中，威海人民遭到英人的枪杀，而会同英人勘界的清廷官员却袖手旁观，不予干涉。事后江南道监察御史高熙鼎在奏折中也说：英国“办事官张贴告示，逼索丁册，并在十英里之外，民心惶惑，无所适从，以致三月初七、八两次聚众与该办事官争论此事，该办事官施放火器，戕毙二十余人，中国官员不敢计较曲直，任其惨杀。”

英国殖民主义者遭此打击后，把责任直接推到中国官员身上，说这次事件的发生，“疑系中国所派勘界之员，从中唆使”。但英殖民主义者，也不得不接受清政府避免事态扩大的请求，将勘界埋汰之事停了下来。尽管如此，威海人民的抗英斗争并未因此止息，而是在继续发展。

筹建武装 威海卫被英国强租后，广大群众积极酝酿开展武装斗争。最先出来组织办团练的是姜南庄村教书先生崔寿山。他是一个贫穷秀才。因他为人正直，富有爱国思想，群众都尊敬地称他“崔管先生”（他乳名管子）。英国强租威海卫后，他串联了本村谷辉庭，莱海村董绍亮、王惠武，张家皂村的张儒和于家夼村丛志范等爱国知识分子，筹办团练，准备开展武装斗争。经过长时间的发动和筹备，定于一九〇〇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张村慈圣寺召集团练大会。他们事前向各村庄发出了“火燎毛文书”（信封的一角插有一根用火燎过的鸡毛，表示“十万火急”的意思），接到鸡毛信后的各

村群众，情绪激昂，都按时赶到张村。英国驻威殖民当局获悉后，便指派劣绅王承沛前往张村对群众进行欺骗宣传，以作缓兵之计。崔寿山等识破了英人的阴谋，毅然决定次日继续集会，与英国殖民当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二十五日清晨，崔寿山、董绍亮、张儒等领导人，提前来到慈圣寺前，在公路旁的树上挂起了红底黑字的团练大旗，张儒等人还轮番擂动大鼓以造声势。接着各村群众手执锨、镢、棍棒、铁叉、长矛、大刀和土枪等，从四面八方向张村奔来。英国殖民当局得到情报后，便命令沙巡查率领五十多名骑兵和步兵沿路堵截群众，并绕道从柳沟北山向张村扑来。

八时许，张村慈圣寺戏楼前参加集会的群众已达二百多人。土炮三响之后，年近七旬的崔寿山，挺胸健步登上戏台，向群众慷慨陈词，控诉甲午战后日本侵略军蹂躏威海人民三年多的罪行，揭露英国强租威海卫的罪恶目的，宣传了办团练以保国保家乡的重大意义，号召大家攥紧拳头与英国侵略者进行不懈的斗争。最后还宣布了行动号令：击鼓前进，鸣锣后退。崔寿山的话音刚落，英军就杀气腾腾地包围上来，并鸣枪示威，威逼群众放下“武器”离开会场。还将崔寿山等三人捆绑押赴威海。先是把崔寿山的发辫系在马尾巴上拖，后又改用独轮车推着他。崔寿山昂首挺胸，面无惧色，充分表现出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

威海人民的抗英斗争虽然被暂时镇压下去，但却使侵略者领悟到：威海人民是不可欺的。

这场斗争，对协同英人勘界的中国官员，也是一次严重的打击。事后，他们纷纷向统治当局提出辞呈。而清政府在洋人

面前却卑躬屈膝地表示：“虽有辞差之举，未邀允诺。”

尽管如此，英政府仍不甘罢休，向清政府继续施加压力，威胁“无论华官会同与否，均再行续勘”。但面对威海人民的连续抗击，也不得不收敛一下其凶焰。同时，他们也完全明白，如果没有清政府官员参加，划界埋桩一事，是断然不能进行的。因此，中英勘界埋桩一事，曾一度停了下来。直到一九〇一年（清光绪二十七年）春，在英军和清军的联合护卫下才勉强在一百五十华里的租界线上，埋上了七十六块英租界石。

英国在威海卫的殖民统治

统治机构 （一）行政：英国强租威海卫后，随即设立了临时行政署，初受英国驻华海军总司令管辖，第二年改归英国陆军部，一八九九年年底，又移交给英国殖民部。

英国殖民部接管威海卫后，颁布了威海卫地方政府组织法，建立了威海卫殖民政府——大英国驻威海卫行政长官署，设行政长官一人，又称英国驻威大臣，由英皇直接任免。行政长官下设正华务司、副华务司、医官长。其具体分工是：正华务司分管财政和审理民事案件，其下属财政秘书，兼管监狱、往来文牍、公布法令章程等；副华务司分管税务、警务和审理刑事案件，其下属收税员，兼管森林、公园；医官长分管医院、船舶检疫、公共卫生等。一八九九年十一月，英国首任驻威大臣锋沃德来威，一九〇一年一月调走，由库温继任。一九〇二—一九三〇年，先后由骆赫特、白伦特、布朗和庄士敦接充。正华务司多由领事或参赞级外交官充任，副华务司，则系从香港和新加坡之警务人员中选调。正

华务司署地址在现市公安局处，副华务司署设在温泉汤山西山，十几年后与正华务司署合署办公。

一九〇六年，威英当局将租借地内三百一十五个村划为二十六个总董区。这二十六个总董区又划分为南北两个行政区，北区辖九个小区，南区辖十七个小区。南北两区各设行政长官一人。总董区设总董一人，管理各村征粮纳税等事务。总董是由各村村董推选后报华务司委任的。每村设村董一人及帮办员一至二人。村董由村民推选，报华务司备案后任职。华务司每年支付每一总董六十元的固定办公补助费，并准许其在所辖各村群众买卖房地产时，收一元钱的契纸手续费，作为津贴金。村董无固定收入，只能在所属村民买卖房地产时，收取一元的盖印钱，作为津贴。因此，村董一职，许多人不愿担任。

(二) 警政：为了加强殖民统治，威英当局还设立了警政机构。由副华务司统辖三个警区(刘公岛区、码头区和乡区)，每区设英巡查一人。三区共有华人巡捕一百九十多。在码头区还设有总巡捕房，有华人水上巡捕和司法巡捕共二十多。在租界边缘一带，英人还设立了十五个分卡，各卡子按其地理位置的重要程度，设巡官或巡长管理。

(三) 司法：英人之司法，从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开始，由英上海高等法院兼理。由于按察使驻在上海，不常来威，因此威海卫的一切民事和刑事案件，均由正、副华务司兼理。正华务司受理民事案件，副华务司受理刑事及违警案件，最后由英驻威行政长官判决执行。中国人“犯法”，轻者坐“黑屋子”(看守所)，重者关监狱。“黑屋子”设在码头区的东仓库，可收容四十余人；监狱在刘公岛，狱内设有